

雲雀

改

知



雲雀

希望社

路翎

90479

印翻許不・有所權版

雲
雀

著
者：

路
翎

發
行
者：

屠
棘

出
版
者：

希
聖
社

上海郵箱四一七六

總
代
售：
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版一—二五〇〇

本劇上演，須得作者同意，信由
上海郵箱四一七六號希望社交。

路翎第一劇本：

雲雀

（四幕悲劇）



人物：

李立人：中學教員

陳芝慶：中學教員

王品羣：中學教員

周望海：中學教員

李成駿：學生

程學陶：學生

程父：鄉下老人

隣婦

校工

時間：

一九四六年，春天到夏天。

地點：

京滬線附近的一座小城。李立人和陳芝慶底家裏。

第一幕

5

在李立人夫婦底家裏。舞台正面是由鄉下的房子佈置起來的，他們底書房和客室。左邊有門通裏面的臥室，右邊正面有門通外面。這門，像一切和所處的社會不調和的家庭的門一樣，是常常關着的，打開的時候，可以瞥見隣家底破舊的瓦屋的一角，以及平坦的田野和遠處的樹林。正面開着窗子，顯然是經過居住者底改裝的，裝飾頗爲精緻。近處的樹木，在窗子裏可以看得見，但主要的，這窗子給人一種寬闊的感覺。顯然地，在這家庭的主人們底精神裏，這窗子是佔着很大的位置。房間裏面還整齊，靠窗放着書桌和書架，但書架上並不完全是書籍，也有零碎的物件，總是一整理起來就又弄亂了的樣子。壁上掛着爲主人們所熱愛的歐洲底偉大的知識者們底畫片，也掛着一張陳芝慶底畫像。這一切顯示

着，這個家庭是十年以來在時代意識底尖端上所發生的結合之一，它是充滿着內心的痛苦，忽視着環境和世俗底力量，在陰暗之處作着猛烈的鬥爭的。

開幕時陳芝慶坐在房內看着書，有時帶着幻想的神情隨便地哼着歌。是春天的黃昏的時候，從不遠的廣場和大路上不時傳來鄉野的孩子們底叫罵的聲音，和兵士們齊聲地唱着
的粗暴而又疲勞的歌聲。陳聽着歌聲，厭惡地搖了一下頭。稍停，有敲門聲。

陳：哪一位？

周望海上，善良地，靦覷地笑着。

周：立人回來了罷？

陳：（平淡地，不願意地）他嗎？還沒有呢。

周：（猶豫着）那我等一下再來。（預備走）

陳：（有點抱歉）坐一下罷。

周：（主要的因為不知道要怎樣才能走出去，坐下了，拘謹地沉默着。）

陳：（望着他，忽然感到了他底可愛和善良，熱切了起來笑了一笑，用着優越的聲音說——）

聽說你要訂婚了呢。

周：（笑笑）沒有。——完蛋了！

陳：（驚愕）真的嗎？怎樣呢？

周：我也說不清楚。

陳：（默了一下，忽然猛烈，辛辣地——顯然這與周望海完全無關）哦，我知道了！是不是你對於她有了過高的要求？那麼，我有一個意見。對於女人們，不要要求什麼，永遠不要要求什麼！你可以欺騙她們，壓迫她們，斬斷她們底一切退路和進路！（冷笑）就是這樣的！沒有路了。（冷笑，怨着）她們自己是不會尋出一條路來的，是不是？

周：（不解地看看她，終於笑笑）

陳：（不一定對周說）我看我們都疲倦了。有人說過，在人生裏面沒有趣味的人，無論做什麼事都要失敗的！

周：立人就要回來了罷？

陳：哪個曉得他底事情！

（敲門聲，陳賊進來，王品羣上，看了一下周望海。笑笑，嘆息了一聲，顯得疲倦，不安，坐了下來，帶着深深的憂鬱凝望着窗外，就這樣的好久都不動一動了。衣服的質料是很好，但弄得很舊，穿得也不整齊，蓬亂的頭髮，蒼白的臉色，顯出內部的猛烈和頹唐的色調。窗外傳來孩子們底吵鬧聲和兵士們歌聲，房內三個人靜默着。周望海是拘束的，王品羣則是忘却了一切似的。周望海注意地望了王品羣一下，終於站了起來。）

周：我等一下再來。（下）

陳：（靜默了一下之後，譏嘲地）又不舒服啦？

王：（搖頭，歎息。）

陳：怎麼呢？

王：（搖頭，歎息）時間過去了！

陳：怎麼講？

王：（起立）沒有什麼……我走了。

陳：你這是幹什麼啊！昨天還是那麼高興的，說是要把學校裏面好好地弄一弄……

我都跟學生說過了要弄歌詠隊，你又……

王：（憤然）這是什麼環境呀！

陳：你不是說你認識……你父親底朋友參議員麼？

王：（沉思着）我一個人上火綫打仗麼？

陳：我呀！

王：（搖頭）說不清楚。說不清楚。（頓）也不知道究竟是爲什麼，我說不清楚。

好，再說罷！（下）

陳：真古怪，這個人！（站起來，王已經走出）你又有些什麼神祕呀！

（突然冷笑了一聲，憤怒地坐下來，胡亂地翻着書。靜靜地，李立人推門進來了。）

李：（疲勞地）這是今天的報紙。周望海來過嗎？

陳：來過。（看着他）你下午並沒有課，怎麼又搞到這時候？

李：在圖書館裏找東西，後來就下鄉去……一個學生害病，到他家裏去看看的。

（歎息）我沒有想到，鄉下的人家會這樣窮！

陳：（注意地看看他，忽然想到似的，站起來給他倒了一杯水）你累了，休息休息罷。

李：（喝着水，希望談話，希望能使她感覺到）你想想罷，老女人底眼睛快要瞎了，在那裏紡綫，老人家穿着破褲子，看見有客人來，就驚驚慌慌地想把那破的地方藏起來。我不懂爲什麼貧窮給人這樣大的羞恥！我恐怕從來沒有真的感覺到——想想罷，大兒子是讓拉壯丁拉走了，可是他們仍然要送他們底第二個孩子來上學！

陳：（平淡地）也許是爲了逃壯丁的。

李：可是這樣的說法並不能說明什麼。（沉思）我們在書本裏生活得太久了！

陳：你底東西弄好了嗎？

李：我找到幾本關於明末清初的書。（打開了剛才帶回來，放在桌上的白紙包）哪，你看。

陳：（接過書，看了一本封面，隨即漠不關心地丟下。沉默了一下）老實說，我不大歡

喜歷史。

李：（熱情地）我也並不是怎麼喜歡。可是，這麼多年了，從來沒有一本給中學生甚至大學生唸的關於國近代史的好的課本，學生們還是在唸着秦皇漢武！教了兩年歷史，我自己也苦痛，我發覺關於中國底過去，不是關於朝代之類，而是關於作為人類的生活一部份的這種過去，我自己也沒有懂得。人從歷史才明瞭今天的生存的！

陳：（笑笑）可是今天的生存更要緊哪！

李：所以！我對過去並沒有興趣，我所注意的是，今天中國社會，今天的中國人是從哪裏來的，我們應該怎樣生活，以及應該怎樣生活！

陳：王品羣說，學校的事情他一個人對付不下來。

李：唔。

陳：他底意思是，如果我們一齊幹起來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學校掌握過來。

李：他做麼？

陳：就是咯！他一個人，他底情緒非常壞！原來你不是也想使這個學校澈底地改變一下的麼？

李：（慢慢地）這個問題嗎？我呢，我是希望這樣的。可是這要先弄清楚對象。我們底對象，第一是這個時代這個社會，第二是這個學校——主要的還有我們自己底動機。如果因為生活得沒有趣味，想熱鬧熱鬧，那是大可不必的。寂寞並不是可怕的，對不對？現在的局勢很灰暗，這裏呢，是一個外表上看來還開通，其實內裏面是和那些邊僻而守舊的地方並沒有不同的。學校裏面，和以前我們所遇到的情形一樣，全是大地主控制着。不過這裏的大地主們文雅一點，做做生意，看起來開通一點，實際上恐怕比邊僻的地方的地主們更惡劣。因為，很明顯的，他們和政治的關係更密切。王品羣所依賴的，第一是他所認識的那位參議員，第二是我們這些人，可是他並沒有想到，如果這學校逃不脫這些大地主底控制，一切全是幻想。我看，他才來了一個月，恐怕未必清楚這些情形罷。

陳：那我們就什麼都不必做咯？那我們乾脆到上海去罷！

李：（確信地）我們有我們底事情！

陳：（譏刺地）研究歷史麼？

李：對於人！有願意和你一道走路的學生們，有因了我們而漸漸地看清了社會和人生的學生們！實實在在地做事，生活，不必害怕將來。（冷笑似地）我們會活得很好的！（翻着書）

陳：（沉默了一下）唉，這種厭倦的生活啊！——沒有一個能夠談話的人——什麼時候才能結束掉！

李：（看看她，走到桌邊，點燃了煤油燈，慢慢地寫起字來）

陳：（拿起書來又放下）你覺得王品羣這個人如何？

李：（慢慢地）唔，他嗎？

（敲門聲。李問：「哪一位？」王品羣上，仍然是先前的憂鬱的神情，默默地坐下。）

王：（小聲地）回來了嗎？